

巨墳

1

「再也不想回到這座山了。」

祖父臨終前，帶著猙獰表情說出這句話。

當時我太年幼，還不確切瞭解永隔的真實意義。

只是那絕望淒厲的眼神太過難忘。

祖父就葬在能眺見水南洞聚落的基隆火山群腰部。

直到逝去，祖父都沒能離開這座山。

祖父的一生算是失敗了。

他在步入人生昏暮時分明白這個事實，卻再也沒有機會重頭。

而我一直要到祖父過往後十九年才知道那句話從何而來。

初回到這座山，是個雨霧的日子。

島的熾熱夏季就要結束，行將入秋。

臺六二線東西向快速公路萬里瑞濱線穿越群山阻絕，讓臺北盆地往水南洞聚落的路程縮短為三十多公里，只要由一號國道往基隆方向北行，於暖暖銜接省道快速公路往東，就能一路以約每小時八十公里的速度往東北海岸前進。

若選擇了正確時機，這段旅程所耗費的時間甚至不需三十分鐘。

在臺六二線快速公路尚未完工通車的一九九〇年代，到達同樣的地方可能需花費兩倍以上的時間，必須繞經景緻令人迷戀的臺二線省道，或者經汐止、八堵往瑞芳鎮，在暖暖進入曲折難行的一〇二縣道往瑞芳金鑛山、越過隔頂順著蜿蜒山徑往潮腥飄來的方向的方向，直到清楚望見一片染成金黃的海。

一九九二年冬，我反向走過這樣一段旅程，沿臺二線省道遠離水南洞往臺北盆地，當時我還未滿十二歲。

一切都進行得太急，祖父入葬的隔天，母親就帶著我遠離鑛山，彷彿想要逃離什麼。

我甚至沒時間把需要搬遷的東西全部整理妥，母親要我將它們捨棄在祖厝裡，當時我為此感到傷心。

母親沒有安慰我，她只是說在都市隨時都能幫我買到那些我曾想帶走的。

她是對的，如今我已經想不起究竟把什麼遺留在祖厝，只對幾本剪貼簿與幾件文具殘留些許印象，印象也早已淡薄模糊了。

如果是十分重要、對於生命不能缺的，我就不應該忘記。

我的手邊只有一口裝著盥洗衣物的小旅行袋，以及祖父送給我閃著黃金色光輝的粗糙鑛石，鑛石小巧，能夠握在掌中。

那顆鑛石在我生命中亦無足輕重。

一直到二〇一〇年東北季風初臨鑛山之際，才又從幾近磨滅的記憶中被尋

回。

離開鑛山那天，母親讓我獨自坐在車後座，不發一語只是駕著車，在冷冽冬季驟雨中不停往西行進。

車駛離水南洞聚落漸遠之際，我回頭望了基隆山，山壁岩石因為雨濕而變得更深暗黝黑，山腰部以上被漂浮空中的水滴包圍，變成一片霧白無法看透。

汽車前擋風玻璃上的雨刷規律來回，但冬雨降得太急，玻璃只能短暫徒勞的清晰。

母親沒有因此放緩車速，在幾乎看不清楚路面的情況下依然往西疾馳。

我不明白為何母親選擇行臺二線省道，或許這樣能更早脫離群山的包圍，不需繞經狹窄的縣道。

當年萬里瑞濱線尚未通車。

母親如今不再能駕車了。

離開故鄉超過十八年之後，我載著母親往回鄉之路，雨不若當年冬季的急，天空卻一如過往陰濕沉重。

無關巧合，只是這東北地方太常降雨。

穿越四腳亭隧道、桀魚隧道，再經過龍潭堵隧道，接近臺六二線快速公路終點尚未望見海前，便隱約可嗅到海洋鹹濕腥烈的氣息，駛入臺二線省道，鄰接海島的東海即映入眼簾似往北方延伸無垠。

臺二線省道向東交越員山子分洪道出海口，看見分洪道上方寬達四百餘米的坡堤後，水南洞聚落已近。

彎過基隆山最北端，龐大的水南洞選鍊廠遺址就矗立在濂洞灣南方。

一九三五年定礎以來即佔據獅子岩山北坡嶙峋對峙著海洋。

選鍊廠上半部被山嵐所籠罩。

它深暗的面貌在霧中時隱時現。

那身形過於龐大，彷彿不是人類所建。

十八年前背著它離開時，水南洞選鍊廠尚未變成此刻所見的模樣。

是母親嘔吐的聲音令我回神過來。

失明之前，母親是不曾為動暈症所苦的。

沿岸彎曲的道路讓已失明的母親無從承受那陣眩暈，僅僅三十餘公里累積的疲累已足夠讓她嘔了出來。

母親枯竭的病容在陰暗車室中隨曲徑晃動。

儘管虛弱無力，她仍緊抱著斜掛於胸口幾乎從不離身的那只小巧皮革袋，據母親自己所說，那裡面裝了她此生所擁有最貴重卻也最令她悔恨的一切。

右彎往南沿洞頂路上坡，我們已身在水南洞聚落範圍內。

母親發出沙啞聲音，要我把車窗打開。

車室內因此瀰漫山間濕潤空氣，綿密細雨也跟著風飄進來。

我聽見水流動的聲音，是濂洞溪流經聚落所發出，水就要帶著浸染鑛山所挾的大量金屬離子注入濂洞灣，把溪谷都染成金黃，似乎在暗示著這裡曾發生過不尋常的事。

順坡而上不遠，右彎連接濂洞橋。

車緩緩通過濕潤橋面的當時，我錯覺即將進入一個令人徬徨的未知世界，再也無法歸來。

感覺是對的，事實上，我的心至今仍直被那曲迴流轉的山徑所糾纏，無力抽離。

過濂洞橋左彎往南，水南洞選鍊廠尚存的部分混凝土建物與鋼骨結構覆波浪鍍鋅鐵板廠房隔著外九份溪並鄰山徑，溪床上躺著幾面殘碎崩塌的瀝青路面，仍有一座橋跨過溪面連接廠房與洞頂路，但橋身混凝土早已因鋼筋鏽蝕膨脹而剝離，鋼材暴露在滿是濕氣與鹽分的空氣中，變得深褐如黑。

橋被一道鐵籬圍隔，鐵籬高過人身許多，彷彿宣示與世隔絕、拒人探訪的決心。

沿著外九份溪，有人在霧雨間步行。

一具高瘦纖長的男性身影踩著輕緩步伐，在細雨下毫不打算躲避。

或許已在雨中步行了一段時間，衣服被濡濕大半。

冷漠俊美的姿態彷彿不存在於人類熟知的世界。

他的目光移向我們，眼神相交時，我起了一股寒顫，不知為何，我想起祖父臨終的那對眼。

我關了車窗想躲避冷峻眼神，不敢直視那張冰冷漠然的面容。

加快原本近乎步行的車速，母親因此又發出虛弱呻吟像是一陣細碎怨言。

車後照鏡中能看見他在雨中停佇的修長身形，像仍注視著我們。

左行跨過茹川橋，那是往長仁社區的方向，穿過橋身到達外九份溪東岸，才終於看不見那男人的身影。

繞經一段險峻狹小的產業道路，車就要接近選鍊廠最頂層。

進到選鍊廠頂層受礦槽結構踞守的入口，途經一個廢棄隧道後，往下行就是長仁社區。

社區入口隱蔽，沒有任何顯眼標示。

只有過去連接選鍊廠的陡坡入口北側一座隱藏在路側凹處將被雜草所掩蓋的金色馬形玻璃纖維強化塑料模型下的混凝土臺座，被提上歡迎訪客的金色字體。

母親即是在這個不索求他人觀注的社區長大。

我並非在此出生。

然而在我出生後不足一週，母親就將我送回這個她所熟悉的故鄉。

十一年後，我還未識事，卻又因祖母、祖父的相繼死亡而被迫離開長仁社

區。

越過選廠頂部後一路陡坡往下，前一刻的攀升宛若徒然。

經過長仁社區活動中心建物，再也沒有道路可供車輛行駛，只能將車停放在舊時康樂台邊，停車處就對著水南洞選鍊廠遺址東側。

祖父曾於一九八九年在此地告別頭也不回的母親。

選鍊廠龐大陰魂仍不散去，宛若飄浮眼前，遺骸在縹緲雲霧中吐息，祖父口中所說昔日銅煙與低鳴已然不見、高踞陡坡的廠身也已煙散，我卻仍感覺一陣深沉眩暈。

選鍊廠是為了以本山礦體為主脈的金銅鑛藏所建。

祖父曾見過本山細雪景，在他年輕時一個冷冽的隆冬。

一九五一年一個冬季早晨天空尚未轉亮、大多數人都仍沉睡之際，祖父單獨走在通往神社舊跡的陡坡上，當他向本山望去之際，看見了不可思議的景象，本山山頭一反往常，不再只有猙獰深色的裸露岩石肌理，而是佈滿了綿白似糖的粉末。

然而就在下一瞬間，山頭再度回復每日看見的深煤色，祖父回憶道，本山的細雪景大約維持了不到一分鐘，尚未來得及讓任何其他人看見即隨冬雨飄降而消逝。

隨後，鑛山冬日連綿的雨直到春暖前都不曾停歇。

祖父是如此深信並且迷戀那個霧白朦朧早晨所看見幾乎不可能存在的本山積雪景象，以致於在他獲得第一個後代之前，甚至就為她取名細雪。

儘管後來細雪憎恨自己的這個名字並且一生竭力隱藏，從不在人前說出那兩個字。

祖父曾說，他相信同樣高聳的基隆山山頭在那天必定也曾短暫被細白柔美如糖霜的晶瑩粉末所覆蓋。

初聽聞祖父述及鑛山的細雪風景時我未滿八歲，不曾對祖父的話抱持懷疑，甚至以為有一日能親眼目睹鑛山被瑞白的降雪所包圍，重複祖父的經歷。

事實上，除了祖父之外，或許從未有任何人見過本山被雪包覆。

此後一生祖父都在冬季追逐那可能短暫存在的雪。

祖母身後的那兩年餘，祖父連冬夜也不放棄，每每強烈冷鋒來襲，祖父就不時在夜中爬起，意圖再看一眼鑛山的雪景。

這個沒有任何他人曾經目睹、也找無任何證據的鑛山雪景色，祖父也未能在他長達九十二年的生命中遇到第二次。

離開鑛山前，我真心相信過祖父所說的雪景曾存在，因祖父是如此確信不疑。

但實際上，本山積雪的機率小到沒有任何正式的紀錄、可靠的相片或可信的文獻流傳下來。

遷居臺北盆地後，本山雪景也消失在我心中了，直到母親重燃回鄉的渴切盼望，那曾存於我想像中縹緲的景色才如幽魂般重新由虛無中出現，如鑛山冬日揮之不去的煙雨般佔據我心頭。

至今我不解何以祖父會殷殷期盼一座在一九七〇年代後海拔不足六百米、位在北緯二十五度次熱帶處的山會再度被雪覆蓋。

然而此刻我確信，在這秋兆尚未明顯之際，被白霧所包圍曾經存有本山山頭的那座谷，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見到積雪景象。

本山此刻早已消逝多年了，無人能再親睹那座山頭。

選鍊廠側影後方基隆山猙獰岩壁在白霧中隱約透出墨染色澤，腰部以上高過廠址視線處幾乎全部隱沒於漂浮滿無數微小水滴而不能看透的空氣中。

車內沒有傘，鑛山霧雨依然綿綿飄落，但短時間還不致於讓衣服濕透。

社區裡一個行人都沒有。

熄掉引擎後四週只剩下靜寂。

母親還未從動暈症中回復過來，我輕聲告訴母親故鄉到了。

她的表情夾雜著痛苦與焦躁，詞字不清的吩咐我快到祖厝去探看是否還能居住。

母親的雙眼已無法視物，僅能感覺光線強弱變化，心肺功能也無法承受多走幾步山路，若非身體已敗壞至此，母親必定會親自確認祖厝的存在。

只能將母親暫時留置車上。

我幫母親留下些許窗縫，關上車門走進山嵐中。

濃厚的霧從皮膚吸走體熱，我穿得太過單薄了，在秋將臨的山間感覺一陣涼意。

呼吸時彷彿可以感覺細小水珠滑入身體。

地勢起初是緩和向下，約莫一百米，就連接一段陡坡。

祖父的家就位在一九八五年落成、沿著陡坡建造的磚砌樓梯下方。

走到樓梯間，眼前逐漸浮現令人悲傷的景象。

我扶著樓梯側牆俯瞰祖父的家，一時忘了細雨與隨風飄來的團團白霧。

祖父將一生都消耗在為別人挖掘黃金、堆積起他人的幸福，卻沒能為自己留點什麼。

祖父病重時已近八十九歲，最後那兩年，他的身體快速衰退枯萎，唯獨軀幹部位的脂肪卻迅速累積，這些都源自祖父所飲下的大量酒精。

祖父活得太長，再也無人傾聽他深沉的悲傷。

起初，祖父只在深夜睡前飲酒，把鑛山寒冽冬季中特定日子飲酌的習慣變成每日進行。

祖父曾經喜愛喝米釀造的日本酒，祖母過世前他總說，慢飲爛熱的日本酒是鑛山冬寒中最極致的幸福所在。

隨著凝視祖母遺物的時日漸增，只含有少量酒精的日本酒再也無法澆熄祖父的不安與焦躁。

祖父轉而尋求濃度更高、價格更低且更易取得，由小麥與高粱米所製成的蒸餾酒。

自此祖父每餐餐間都飲用烈酒，有時甚至以酒代餐，一杯杯透明無暇的液體，看起來如水般澄澈無害，實際上卻含有百分之四十到近百分之六十的酒精。

那液體甚至能被點燃，燃燒出柔美澄紅的幽幽火光。

祖父的生命就這樣在無聲息中燃燒殆盡。

他所佔有一片約一百八十平方米的田，從退休後就一直細心耕耘到病重。

在我有記憶之前，祖父就一直佔用著由舊時宿舍所改建兩座連棟的兩間老厝與祖母廝守，共同經營守護這片共兩百四十多平方米的家園，儘管鑛區的產權是不能被歸屬個人的。

或許這地方太過偏僻荒蕪，在金銅之外不值得任何留戀，在廢鑛後人們紛紛遠離、留下的也漸次老死之後，無人再過問這片土地與這些房厝從何而來，又將用來作什麼。

一九八〇年起，祖父、祖母與我同住在打通的兩戶磚礎木造老厝中，據祖父說，這片平坦土地上鄰著祖厝的另外兩戶宿舍早在我出生前不久就因失修傾圮而被祖父親自開闢成菜園，而西側那排相同格局的房厝則是在更早之前就倒塌。

兩老僅有能力將最東南側的兩戶房厝維持在堪用狀態。

祖父佔有的那片田地便是清除其它木厝殘骸而來。

與另外六戶已不在的老屋一樣，祖父的家是棟鍍鋅鐵板斜屋頂木造雨淋板平房。

祖父總說著想要經營一座設計優雅的寬廣庭園，只為祖母與我開放。

任憑那些老屋傾倒或許有部分是為了這個夢想而準備。

然而這個夢想始終因某種原因不能實踐，理想中靜謐的庭園變成了田地。

那片田地還留有其它六棟房厝的部分牆垣與基礎，祖父沒將它們全部剷除整平，變成了現成的田埂。

幾十年來，廚灶與浴廁等殘餘結構依然能清楚辨認。

儘管廢鑛之山所剩無幾的居民普遍使用以丙烷為主要成份的液化石油氣作為燃料，祖母依然經常使用祖厝已經焦黑又堆積滿塵土的灶，直到她亡故前一天。

祖母亡故以後，祖父的作息並無太大改變，送走祖母遺體的那一天，祖父的精神與情緒都沒有能顯見的波動。

與祖父不同，祖母是帶著肉身入葬的。

祖父甚至未親自前去告別祖母遺體，而是於祖厝陪守在我身邊。

反而是回鄉的母親哭泣了，安排祖母後事的那段期間，我每天都見到母親掉淚，有時她哭得淒厲，情緒像是要到失控邊緣。

那些短暫的日子，除了含淚在祖厝內走動探看、像在尋找什麼東西，母親只是凝視著祖母遺像或她亡前的起居之處、撫摸祖母的遺物，不斷讓鹹濕的液體在臉上縱橫交錯、傾洩她的悲傷。

或許是顧慮仍活著的祖父，母親才沒把祖母的所有遺物都搬離祖厝。

祖母的遺像是有笑容的，與母親哭喪落寞的臉全然不同。

每在祖父見到那裝裱精緻的祖母遺像之際，亦會跟著露出慈祥笑容，但祖父的笑容與祖母臉上會出現的總是截然不同，祖母的笑臉總是參雜著一絲不知關注何處的憂慮而令我感覺陌生，不若祖父那總是真切而慈愛的笑臉。

就連那張遺像也仍流洩出如她在世時那般不可捉摸的一縷憂愁。

祖父每日為祖母奉上她生前最愛的花，花瓣只要一凋零掉落，祖父就會換上新的。

我已經不記得那是什麼花，卻對那對花器印象深刻，孟宗竹刨製的花器經過火的燒烤與歲月磨練，表面散發墨褐色光澤。

或許祖父對於與祖母共同走過的旅程已感到圓滿。

祖母亡時已經八十四歲，儘管年輕時兩人生活困頓、聚少離多，但自從祖母在一九五一年讓祖父喜獲血嗣後不久，祖父對他的人生幾乎已無所多求，就連祖母的後事，也全讓他唯一的後代一手處理不過問、不插手。

祖母是在一九五二年隆冬於四十七歲高齡之際產下這名女嬰。

在有覺悟即將斷絕後代之際，細雪為祖父帶來了無限希望。

祖父因此極度疼愛這個他年過五十才獲得的血嗣。

他深信奇蹟發生了，猶如所見的本山細雪景般。

就在祖父目睹細雪景的兩個多月後，即約一九五一年冷暖季節之交，祖父回到臺北盆地與祖母共同渡過短暫的兩個晚上起，祖母的身體悄悄發生了變化，她身上週期往復的現象突然間停止了，並且伴隨著日漸豐滿的身體，祖母幾乎立刻就肯定，那些總是毫不例外準時到來現象的停頓只代表了一個事實。

在兩人結婚的十多年後，祖母冬梅終於順利懷有後代，祖父深信那無疑是個奇蹟，他因此悄悄決定，祖母所產下的後代無論男女，他都要為孩子取名作細雪。

為此，祖父興奮到夜不成眠，得到消息的當晚他就即刻下了決定，要祖母在生產後即遷居鑛山，他會在孕期間備妥三人可以居住的房屋，儘管簡陋，但一家人可以安穩在鑛山享受天倫。

選鍊廠的工作不足以使他致富，但卻保證三餐飽暖無虞。

而他與冬梅將在這個金色夢境的庇佑之下，共同撫育後代。

在祖母未預先通知祖父確切日期，而帶著方出生未滿八週的後代離開位於

臺北盆地在戰禍後歷經衰敗與離散的娘家，帶著略嫌過多的行李，用比祖父初到鑛山些許方便的方式穿越山巒進入鑛區再次見到夫婿之際，祖父緊緊擁抱祖母與細雪，露出包含萬千複雜情緒的笑，止不住他感動落下的眼淚。

祖父欣慰並感謝祖母成功為他延續了血脈，日後細雪的平安成長與其多產無不讓祖父面露祥和眼眉與微笑，儘管細雪必須早早就出走這座接近死疾的鑛山遠離他，並且後嗣也幾乎無一回到他身邊。

但兩老始終留駐鑛山，直到一九八九年祖母亡故，兩人幾乎廝守未分。

相守三十七年幾乎形影不離的生活，或許已讓祖父了無遺憾。

然而，祖父卻在祖母過往將近一整年後，開始性情大變。

這一切都該歸因於祖母的遺物。

一九九〇年，島如往常受到熱帶風暴的洗禮，鑛山也沒能躲過那場強颶。

強風損毀了老舊祖厝的部分屋頂，讓強烈熱帶風暴所帶來的降水無情侵入屋內。

祖父母同居的臥室被雨水浸濕了大半。

颶風遠離海島後，鑛山恢復廢鑛以來持續的平靜，天空與海都湛藍晴朗，祖父開始收拾風暴後的殘局。

水帶著崩塌的部分屋頂殘骸落下，讓祖父母的臥房變得一片狼藉，瓦片散落在地面，房內的床、櫃等大部分家具難逃被這場災害波及。

祖母亡前所蒐藏於那已遭水氣侵染並黴腐的梳妝檯下方背部暗層抽屜內的遺物因而出露。

祖母的遺物許多都因水濕而受損了，一些衣服、信件、手札、相片、香皂、原子筆，以及年輕時留下來一直未丟棄的粉盒等化妝品都無能倖免，甚至包括一些用棉紙小心包裹起來不捨使用的昂貴蔘藥材。

幾只打得極薄好讓表面積增加看起來大方實則輕盈的黃金戒指，在以冰涼山間溪水沖去附著其上的污泥後，於夏季陽光下閃耀柔柔光輝。

在清洗過一些首飾等能夠水洗的物品後，祖父翻看著許多已經因水而皺爛模糊的紙張。

就只是這樣一天，祖父在晴日西落後，就失神般完全變了性情。

從那一晚，祖父開始無度的酗酒。

那些已破爛的紙張，被祖父一片片拼湊起來，未破損的，也被攤開整平。

祖父開始日夜凝看那些廢紙，以及祖母留下來的部分飾物。

那日傍晚起，祖父從不讓我碰觸祖母的遺物，大半時間都把自己關在臥房內，笑容已然消失。

之後，我再也沒見祖父清醒過。

若出了門，只是為了買回更多含有大量酒精的液體，好維持那對眼神處在渙散迷濛的狀態。

當時我未足十歲，我以為祖父只是過度悲傷。

時隔祖母亡後一年，祖父才陷入絕望當中，若非後來知道的真相，我仍會以為祖父只是不堪從天而降的水把祖母遺留下的也奪走。

儘管身體機能日益劣化，祖父依然每日下田。

但他不再細心呵護田裡耕種的作物，只是不停的挖掘那片田地。

不出多少時日，作物就全數乾枯腐爛，然後又被祖父新翻上來的土壤所覆蓋，埋入田中。

到後來，只剩些許發黑莖梗憑弔曾經富饒繁榮的小片田地。

祖母遺像前散亂的花朵也早已謝盡，剩餘朽爛花莖。

田圍牆垣磚礎外的周緣卻因疏於照料而長滿了咸豐草，綻放白瓣黃蕊的美麗花朵。

儘管沒有細心呵護，咸豐草也總是在每個季節滿盈盛放不絕，演示旺盛無疑的生殖力，長有逆刺萼片的披針形瘦果總是會沾黏整片衣料，難以清理。

祖父只在昏曙闌珊時刻入田挖掘，每當陽光即將從山稜線後緩慢攀升、或濼洞灣漁火點亮之際，祖父就進入那片狹小寸地裡尋覓，偶爾也在晴朗月夜拿著鎬鏟獨自步入那片田。

我還小，但知道他在躲避光。

後來我知道祖父並非怕光，而是在躲避別人的眼神，他所尋找的東西不能被別人所見。

但是又無法在全黑的環境中挖掘，黑夜中點燈太易引人注目。

在滿月的夜晚，靠著月光能辨物時，祖父總是在田裡挖掘，偶爾他會面對海的方向站上許久不動，月光勾繪出他的背影，印象中我能聽到浪潮聲，一陣一陣，好像祖父高大身體發出的喘息。

有時我誤以為是祖父的啜泣。

我明白他是想在土中找些什麼，祖父拖著病重身體也要挖尋的東西必定十分細小卻重要，需要一寸一寸在土壤中翻找，再用手確認它的存在。

祖父臨終前一天還曾下床做每日必行的事，彷彿他身體依然健朗如故。

他鬆弛寬厚的軀體銜接著乾縮枯瘦的長長四肢。

不知為何，我感到懼怕，那看起來甚至不像人類。

到了最後一刻，祖父才終於又清醒了，那雙眼卻只充滿了絕望。

如今回想，當時的祖父已經不再有生命光輝，只像一具未死的屍骸。

祖父早已血盡骨枯，不似選鍊廠龐大遺址仍留有使人敬駭的尊嚴。

此刻祖厝只餘下基址可辨了，幾乎什麼也沒剩下來，幼年記憶中那幢樸舊的老屋不復存在，步入原先立在菜園上的幾間木造平房後塵。

我是在祖父母的臥房看著他走向人生的最後一刻，儘管尚不明白生死的真切意義，我卻知道祖父不會再回來，而後我被陌生之人帶離祖父身邊，從此沒

再見過祖父。

奇怪的是，菜園仍有人悉心耕植著食用作物。

屋頂鍍鋅鐵板與窗玻璃不會輕易腐朽消逝，必定是有什麼人移除了祖厝塌落的殘骸，接連開闢出第七、第八塊園圃。

傾圮房屋餘下的基礎牆垣邊擺放著蓄水槽，槽內水面浮著塑料水瓢，還有用聚氯乙烯塑料水管粗糙製造的水道連接水龍頭，應是用作灌溉。

水面看不到多餘漂浮物，才剛被盛滿不久。

幼年之時，家中主要的葉菜類幾乎都來自祖父親耕，還有一些根莖類食物也總是不虞缺乏。

即使是鑛山的冬季，那片菜圃依然有所產出。

祖父總是說冬菜特別甜美芬芳。

是事實或受祖父說法影響，我也感覺冬季蔬菜特別可口。

現在圃裡的菜不再可能是祖父所耕耘了，不知是誰在這樣貧瘠的山坡也跟祖父一樣，持續照料作物。

祖厝南側祖父生時所悉心豢養照料的金毛杜鵑還在。

但祖父所珍愛的紅褐色無釉陶盆在他過世前不久就已破裂了，或許是祖父挖掘田地時無意間打破，此刻被置換成相似色彩的廉價膠盆。

一九九二匆匆搬離祖厝時，母親把祖父種植的盆栽都棄置原處，那些東西對於母親來說太沉重。

事實上，那年冬季，除了某樣她苦尋不著的物品，母親似乎什麼也不願意帶走。

金毛杜鵑不在夏末將入秋之時開花。

艷亮桃紅或秀麗白色的花總是綻放在鑛山多雨的季節，因此它們的花瓣總是呈現濕潤的模樣，即使到了凋零之時也盈滿了水，漏斗形五裂花冠變得透明。

祖父說金毛杜鵑在冷冬過後將暖之際綻放得最燦爛，然後隨著春暖熟爛迅速枯萎。

金毛杜鵑曾是祖父的最愛。

每在花開得最盛熟美後不久，花冠仍留著它最後的華麗時，祖父就以他粗糙但修長的手指將花一朵朵輕摘下來。

我跟在祖父身邊，惋惜那被初春冰冷雨水澆濕後看起來仍美艷的花。

祖父解釋道，摘去那些看似仍美麗的花，是為了防止它們結果，以期來年同一株杜鵑能再度綻滿同等燦爛的花朵。

當年我不懂為什麼，但相信祖父所說，也蹲在祖父身邊，伸出手，摘下朵朵過熟之花。

我會將花朵置放菜圃角落，然後用土掩埋，像一個塚。

那時祖父難得喃喃唸道，許多年前在他告別一名此生最深愛的摯友之時，

鑛山亦開滿了這種能適應酸瘠土壤的植物的美麗花朵。

我不確定祖父是否想對我說，但他後來沒再回答我追究的問。

直到一九九〇年的初春我與祖父走入那座被礦後綠意掩埋於山間的建物之時祖父才再度提起。

金毛杜鵑此刻看起來像已疏於照顧，葉片不再綠澤豐潤，枝幹留著被潦草修剪過的痕跡。

祖父將我擁抱在懷中伸手剪枝的過往回憶模糊浮現。

我感覺無須再往前探究那片荒涼。

衣服與頭髮逐漸被不斷飄落的細小水滴所濡濕，山間風吹便感覺一陣不適的涼意。

回到車內，母親已經睡去。

駕駛座內側車門手把與座椅已被雨水沾濕。

因病痛的折磨疲憊，母親總是在日間幾度暈睡，到夜晚卻又因無法入眠而痛苦呻吟。

我不想喚醒倦容滿面的母親。

踏上這段旅程之前母親早應知曉祖厝不可能維持在十八年前的模樣，但她或沒料想到會以這種狀態呈現。

我該預想到祖厝必定無法再居住，一九九二年冬季離開之時，祖厝就已經破損不堪居住了。

我理應事先尋妥落腳處的。

長仁社區此刻是實際居留人口不足百人的小群落。

此處不易找到夜宿之處，必須往山尖路或隔頂另頭北三四鄉道一帶。

雨勢在此刻轉劇，基隆山裸岩在雨中微露猙獰肌理，夜霧也於暮色暗去之際迅速降臨鑛山。

沿基隆山側逆外九份溪向南行進，通過明里路進入山尖路後，山徑開始變得曲折蜷繞，夜雨迷濛讓行車更加艱難。

我打開車窗忍受雨濕了手臂及車室內的一部分，好看清楚路面邊緣。

黑夜中車行至基隆山腰下海拔約一九〇米路勢較緩處，山尖路側立著一盞低矮黃燈，微弱燈火照亮一旁不顯眼的小塊木製招牌，透過被雨打濕的前擋玻璃模糊辨識出木額寫著茉莉莊園。

我將車駛近莊園門口暫時停駐，看向左側的莊園大廳。

大廳被前後兩座吊燈與幾盞立燈照得金黃，外溢的漫射光線把雨滴打亮，整棟莊園建物像發散著朦朧光芒，如霧海上的浮舟。

母親察覺車停了下來，開口問我們身在何方，我告訴母親是山尖路。

她想說什麼而發出一點聲音，卻又退縮靜默不語。

大廳內人影在燈光下閃動，無從得知是客人或主人。

我對母親說，我將下車詢問莊園是否仍有空房可供住宿，母親卻要我稍等。

然後她問我是否看見附近有一幢老舊雨淋板木造建物。

我不知道母親用意何在，但看向黑暗路面的前端，因夜晚雨霧又路燈過度稀落，什麼也看不清。

我將所見景象如實告訴母親，肉眼可及的範圍內沒有她所描述的建物，而莊園則很明顯是由鋼筋混凝土所構造。

我問母親為何在意木造平房，母親卻沉默。

正要下車時，才想起車內沒有任何雨具，而莊園內此刻有人已發現停在門口路側的車，趨近來探看。

是位體態勻稱優雅的女性，倚在玄關門邊像是望著我們，因背對光源讓人無法看清她的面容。

儘管雨急，我亦冒雨走上通往莊園玄關的那座短拱橋，雨點打在裸露的皮膚上時，我因那寒刺的感覺明白夏季在這山已經結束。

見我用手徒勞遮在額前向莊園跑去，那位女性拉開玄關紗窗，走出一步到莊園廊下。

我直覺那女性是莊園的女主人，於是碎跑過短橋停在能躲避雨水處，詢問她是否有空房。

她隨即說尚有許多空房，然後帶著些許急切語氣說這種天候我不該穿得如此單薄而讓雨濕。

女主人說後打了傘，再另拿了一把陪我走向車停處，然後幫著我在山暗路側停車，在車尾即將撞上孤立發出慘淡青白光線的路燈桿時用力拍了車身鈹件，讓我將車停放在妥當處不至佔用已經狹窄的路面。

熄掉車引擎後，隨即莊園女主人遞給我一把傘，並且打開後座，要我先進

屋內。

我告訴她母親的雙目無法視物、想趨前攙扶母親下車時，莊園女主人已經讓母親握住手緩慢移動身體往車室外，用溫柔聲音要母親慢行。

或許是母親那對混濁的眼讓女主人已經明白她的殘缺。

我接受莊園女主人的好意，跟在攙扶著母親的莊園女主人身後。

母親的身體已經不堪承受雨打，佝僂身體靠向女主人像想躲避雨夜的風寒，踩著踉蹌腳步通過不平的拱橋先我走進莊園大廳。

拱頂門廊是用不鏽鋼與聚碳酸酯板搭建，雨滴掉落發出沉悶且略為吵雜的聲音。

遮雨棚下塑料狗屋內擠著兩條黑犬，都有著黑色皮毛，女主人對我說那狗既不咬人也不隨意吠叫。

然後她要我趕緊進屋，避免夜間涼風吹襲我已濕的身體。

進到莊園溫暖明亮的大廳內，我才看清楚女主人那張氣質優雅的臉龐。

或許四十餘歲，有著已為人母的溫婉氣質。

才讓母親坐到客廳沙發上，女主人就為母親披上一件薄毛毯，又沏了熱茶給我們。

似乎沒預料到會有客人上門，桌上還擺著用到一半的餐點。

女主人說我會著涼，需要盡快盥洗換衣，她要我們在大廳稍候，將立即準備客房，沒多停留就步下階梯往客房去，而山雨此刻變得更急些。

大廳靜得只剩下落雨聲。

雨水已經將落地窗面全打濕了，水幕順著玻璃緩緩降下。

大廳的主燈都被點亮，連四盞分立大廳四角以及餐桌面上的燈也發出柔和黃色光芒照映四周空間。

就連女主人所不在的廚房與吧檯處的燈光也全部亮著。

吧檯最西側角隅處設有一座磚爐，連接爐頂的不鏽鋼排煙管通過貫穿牆面的套筒延伸往戶外。

那讓我想起祖母常用的那口灶。

母親用虛弱聲音問我是否已經看過祖厝。

我只能如實告訴她祖厝已經不在。

母親依然只有倦容，沒有多餘表情。

她捧起莊園女主人方沏的熱茶，輕慢啜飲著。

茶具清洗得乾淨，輕薄透明，看起來像是摻了動物骨粉燒製的骨瓷杯。

我明白母親是想說些什麼，只是尚不知道怎麼說出口，也許是疲累讓她暫時不願言語。

母親的體型日漸變得跟祖父晚年時相似了。

四肢末端處逐日消瘦，軀幹卻漸肥厚。

與祖父不同，奪走母親健康的不是酒精，但相同的是，母親亦放任自己變成此刻這種模樣。

母親失明後幾乎足不出戶，鎮日在家或躺或坐，努力維持到中年的媚人體態在極短時間內走樣，再也看不出她曾經的豐饒美麗。

就母親的時代而言她或許算是多產的。

婚後母親辛勤把同我在內六個姊妹中的四個撫養長大的同時，仍不斷有男人流連母親身邊，母親沒有迎合卻也沒有拒絕他們的關注，似乎因此母親有毅力保持自己嬌艷的模樣，那股熟爛美感參雜著帶點瀕臨腐敗的芬芳氣息。

也許正因熟爛即將變質才令人無法抗拒。

摘下祖父所植在花圃內的金毛杜鵑花開最盛將謝的瓣片時，每每感覺那正要轉為透明的花冠激起心中一陣陣愛憐。

莊園女主人不久後從樓梯上來。

走近我時伸手摸了我的上臂，是略帶粗糙的溫暖觸感，隨後她又輕拉仍潮濕貼在我上臂皮膚上的短衣袖。

女主人要我們進到客房盡快盥洗，幫我扶起母親後就帶著我們下樓。

步下稍狹窄的樓梯後看到一條長廊，燈火已全部點亮，與赤赭色方形地磚輝映，長廊被照成橙黃溫暖色調，部分塗佈成靛藍的壁面平衡了可能過暖的黃光。

女主人停在緊鄰樓梯的第一間房門前，房門已經敞開，她說這樣對母親而言較方便，而且整座莊園中，這個房間採光最好。

客房位在莊園的東南角落，儘管空間不大，但已足夠兩個人生活，有茶几與一座沙發椅，看上去溫馨舒適。

莊園女主人簡單介紹了室內空間，要母親與我在盥洗後上到客廳，她面帶笑容說會在這段時間準備簡易晚膳。

原想推辭，女主人卻堅持，並且告訴我莊園附近唯一一家餐廳正巧公休，兩天夜晚越過隔頂只為了取得一餐太過不值。

客房內空氣帶著潮濕的沉悶氣息，除濕機運轉著。

房間南面與東面都是大片窗戶，在日間應能帶來明亮採光。

對於先前已慣於生活在寬闊住宅內的母親來說，或許會一時難以適應。

母親是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島上房市泡沫接近最頂峰的時刻借貸買下那幢面積約兩百平方米位於臺北盆地信義區內的公寓住宅，以及遠離盆地以南約三百公里，靠近南部科學園區的兩筆土地。

母親從不冒險，極度需要安全感，眼見島內房市從一九八〇年代後期一路上坡，突破一九七〇年代來的高點，看到周鄰的人紛紛因投資房市而確實獲利，對於深深執戀土地與房屋的母親，誘惑終於起了作用。

島內房市在四年內漲幅達到四倍，根基於數字所渲染的未來榮景，終於打

動母親理性保守的心態，於一九九〇年買下那三筆資產。

諷刺的是，想要確保萬無一失的想法，正是把母親推落人生最底部的重要原因之一，母親自己的說法是，她變得一無所有。

一九九〇當時，過度熱絡的泡沫已在崩潰邊緣。

母親對土地與房屋的崇尚隨著泡沫到達顛峰，過度期待與幻想使她深信擁有不動產能換來自由，誤以為那份資產將恆久不變，無視於建物實際上在建造完成之日起就注定走向敗壞，那過程甚至可能比一個人有生之年還要短暫許多。

對市場與買賣標的的誤判讓她因此住進了一生中所能購買最昂貴的牢籠。

母親深信房市的盛況能再持續幾年光景，南部科學園區的繁榮與擴張將帶動兩片土地價格飛漲，為她賺取大筆利潤，在對於美好未來的狂熱幻想下，將舉債所得資金與畢生積蓄全數投入不動產購買。

事實證明這是一場失敗的賭局。

房屋與土地價格在她還來不及反應的短短半年內，就下跌到虧損的地步，並與母親的企盼相反，一路往下走跌，迅速遠離泡沫高築的榮景。

母親不甘心一切只是徒然一場，決心無論如何都要苦撐，直到房市再度繁榮。

幾經秋冬房市都沒再有任何令人振奮的消息。

到了後來，即使四姊妹將所得全數交由母親運用，也不足以支付借貸所生的龐大利息，阻止銀行回收土地與房寓。

母親就這麼被土地上所築起的美夢壓垮了。

僅剩的住宅被查封後，我以為母親與我的生計會立刻陷入困頓。

是在那時候母親告訴我，她想回到故鄉，在她詢問我意見的當時，我就明白她決意已深。

在匆匆離鄉的十八年後，母親急於催促我帶她回鑛山。

我誤以為她是遭遇人生的挫敗而逃避，選擇回鄉尋求慰藉。

當時我不解早已人去樓空的故鄉為何值得母親殷切懷念，那裡什麼也沒剩下了。

母親想回鄉的表現過於狂熱，甚至要我辭去工作，不惜冒險中斷唯一的收入來源。

銀行的查封寬限了數週，讓我們母女能夠有時間找到新的落腳處。

當時我雖感受到沉重壓力，但尚不及恐慌，自認為還有餘力找到一個離市區繁華地段較遠，或許較狹窄卻能夠以我微薄薪資負擔租金的房屋，並且照料母親僅需花費少量資金的生活起居。

然而，就在忙於尋找新住所之際，我卻失去了那個原本以為雖可預期沒有光輝未來、但卻能永遠持續平穩的工作。

事情的發展往母親所願望的方向前進了，我因此動搖，無奈在接連數個陰

鬱夜晚灑落淚水後，順從了母親帶淚卻強硬的要求。

雨勢在女主人殷切準備妥晚膳後漸漸停歇，遠方山城燈火彷彿因此變得更加明亮。

時雨中學教室燈火通明，一盞盞螢光燈排列整齊。

螢光燈顏色在山間看起來生硬慘淡。

一九四九年臺灣金銅鑛物局所創辦的時雨中學，是鑛山中少數的大型建物之一，山城裡很難找到在同一平地蓋起的大規模建物，這裡沒有足夠平整空曠的土地讓建物如都市裡那樣群聚。

時雨中學坐落在去金瓜石車站不遠處，從莊園內看起來方正單調，山區起霧之時，灰樸的外觀很容易就隱沒入鑛區的霧色中，連輪廓都消失。

還沒來得及進入中學，我就已經離開鑛山了。

我甚至沒能自濂洞國小畢業。

莊園的三樓長廊盡頭設置了一道門，隔開客人與主人的起居空間。

晚膳過後，莊園女主人收拾過餐桌與餐具就往長廊走去，把母親與我留在四樓大廳。

離開前說了男主人可能在稍晚歸來使用廚房與餐廳，但要我們無須拘束。

整座莊園的廚房與餐廳只設置在四樓，與來此短暫留宿的旅客共用。

鑛山的夜與臺北盆地截然不同，在這裡入夜過後周圍即變得靜寂，除了靠近隔頂的觀光景點，少有文明活動的喧囂。

只有蟲或蛙等生物從幽暗潮濕處發出鳴叫，伴著流經鑛區的溪水所發出的幽幽濺聲。

自祖父亡後，隨母親遷居臺北盆地沒多久我便習慣了繁雜擁擠的都市生活，那時候年紀尚小，對於生活方式急劇的改變沒有深切感觸。

遷入臺北盆地之後，離海變得遠了，從居所前往海岸最快的方式是搭乘捷運抵淡水，即使是最順利的情況下，也需花費約三十分鐘以上。

從祖父的家，走到菜圃即可望見東海，東海則連接遼闊無垠的太平洋。

下坡走路到海岸只需不到五分鐘，祖父曾說在他年輕初到水南洞久遠之前的時代，濂洞灣內曾經有過一片深色沙灘，不知為何，他懷念那片黑沙尚存的舊日時光。

祖父偶爾帶我到海邊，但他總是叮囑我不能單獨靠近海。

也許是無法忍受山間寂靜，母親要我把莊園大廳的電視機打開。

她看不見，只是聽電視的聲音，母親失明後大部分都靠電視或廣播節目打發百無聊賴的生活。

但她那對混濁的雙眼告訴我，她無心在電視節目所發出的笑鬧聲，而是獨自在思考什麼。

稍晚，莊園男主人打開紗門進到大廳，看到母親與我，面帶微笑打了招呼，或許已經從女主人那裡得知訪客到來，什麼也沒多問就像女主人所說一樣，在廚房準備一些麵包類簡易餐食之際，笑問我們從哪裡來到莊園等問題，就端盤穿越大廳走向莊園另一處空間。

走經身邊時，我們眼神交會。

我對他微笑了。

男主人年紀約與女主人相當，身材維持得尚算精練。

祖父在酗酒之前也一直維持著修長結實的體態。

對於祖父劇烈變化的性情與酒精依賴，以及祖父死亡時不似人類的形體，母親都不曾說過什麼。

在我懂事後已經事隔多年，我沒再向母親過問，只是偶爾會想起祖父最後那兩年與臨終前駭人的模樣。

祖父身後，母親匆匆葬了他的遺體，緊接著瘋狂般忙於遍翻祖厝，尋找某樣東西，把所有看似一個女人無法移動的沉重家具都移動過，在幾度重複相同動作無法尋得她想要的物品後她失神一般短暫哭泣吼叫，然後收拾她僅用一只輕盈皮包就能攜帶的簡單行李，急於離開這座鑛山。

當時我猜想母親所尋找的物品會否同是與祖父耗費近兩年光陰想尋得的。

十餘年後，卻又在失明後多次問起祖墳與祖厝，母親應當是預料到自己辛勤建立的事業將告終，就在過問祖厝後未經多少時日，宅邸遭查封，然後急切想回到鑛山。

猶記得搬離臺北盆地前的最後幾個夜晚，母親幾度獨自喃喃念著，早年在故鄉，她必定遺漏了什麼地方。

母親與祖父相同，都在人生走到接近尾聲之時經歷一場徹底的改變。

在電視節目的吵雜聲音中母親倦暈了，身體往側邊幾度傾頓。

半醒半夢間，母親又說起關於祖厝的囈語。

我不明白她究竟說了什麼，隱約像是提及祖厝的格局以及家具，又像聽到母親喚了祖母的名字，還有一些我從沒聽過、卻像是名字的詞。

一陣細碎的囈語後，母親喚了我。

我看著母親，想確定她是叫我。

母親又叫了一遍。

回應她時，她有些切迫的吐露急欲說出的話，含著不清的詞句。

母親問我是否知曉祖母的墳在哪裡。

歷經劇傷已白濁無神的眼，即使看不見，仍對著我。

我看著母親，她的表情鎮定，並未帶著如一九八九年那般無法控制的情緒。

我回答母親我不清楚。

母親只是輕點點頭，又把頭轉往電視的方向。

她傾身向前，伸手往茶几方向輕慢掃過，是在找先前擺在桌面的茶水。

我往茶杯斟添熱水，遞給母親。

母親說我得再回祖厝，她有非尋得不可的東西。

我對母親再次述說了祖厝的狀況，她卻堅持無論如何我都得再回去找尋。

若非母親的雙目已失明，她必然會親自前往確認。

我不知道母親所尋找之物是否與祖父死前所找的相同，但此刻不想過問。

大廳窗玻璃外除了路燈與少數民家微弱燈火盡是一片黑漆，看不見戶外山間景物，只有反射的燈影交互疊映，分不清楚是窗內或是窗外的。

自己的身影也映上玻璃。

有著鮮豔色彩的長裙感覺上與鑛區的夜晚不甚協調。

浮在玻璃表面的自己有幾分近乎瘦弱的纖細，二〇一〇年夏季期間我消瘦了不少，部分是因為難熬的溽暑。

母親雖失明卻也知道，她從觸摸我的腰、腿或手臂約略可察覺我的體重變化。

她於再度從暈睡邊緣的夢中醒來時，才要我攙扶她回房。

回到故鄉的第一夜，我們都睡得不安穩，母親不斷從淺眠中醒來。

蟲蛙鳴聲讓母親無法順利入睡，都市裡的深夜不比這裡安靜，母親只是一時不能習慣山間聲響。

次日清晨，鑛山的夜露尚未完全蒸散，曙色清爽怡人，空氣透著些微涼意。莊園通往山尖路的鋪木棧橋仍因潮濕色深近黑。

踩在枕木上並不感覺濕滑，木頭表面早因年久朽蝕而滿是粗糙裂隙。

站在棧橋上面向北方偏東處就可望見濂洞灣，海面有著分明的藍黃二色。

莊園主人所豢養的黑犬不動坐在玄關外門廊下，頸部各自被繩索栓住。

越過棧橋到山尖路，尚見不到人在山間活動。

回望茉莉莊園，房屋依著鑛山地勢而建，與在平地築起的屋舍不同，莊園主要出入口設在屋的頂層，靠一座鋼構基礎的拱橋與山路連接，橋面鋪設著廢棄枕木，不知是否由舊時鑛區軌道下抽取而來。

建物外觀帶著洋式風格，外牆部分貼上石材，比諸鑛山多數老舊屋舍，勉強能稱精緻，前一夜的雨水讓莊園建物輪廓變得鮮明。

所謂莊園的規模，由兩棟並臨的房屋主體由木造廊道相連結構而成之外，只有一片約與地基相仿大小的木棧板露臺。

露臺中央開設一個孔洞讓高及屋頂的楓樹幹穿過其間，北側角落擺置一組鑄鐵製桌椅，顯得些許冷清。

莊園斜對面開設一家餐廳，清晨尚未營業，店門口與屋頂都被貓盤據。

山尖路面幾條野犬悠慢步著。

鄰著約兩戶人家的距離，有座建物已傾塌無蹤的厝址上，擺設著一些樹枝、石塊，被剪下的穗花山奈與幾柱香插在石塊堆縫中，堆起來像一座墳，在供祭著什麼。

線香已燃過一半。

離開鑛山前母親讓我在祖父墳前上了一次香，此後我再也沒看過祖父的終所。

記憶中，祖父與祖母分葬在不同地方。

祖父的末終歸宿與基隆山群中許多的墳都不同，不像祖母擁有一間小房厝有一對柱支撐突出的屋簷為他遮風擋雨。

墳是在祖父亡後立即匆匆趕製的。

當時母親著了魔似的，在鑛山多雨的冬季四處尋求工人建墳，日夜關切祖父的終宿何時能完工。

工程無法順利進展時她甚至在電話中對著工人吼叫。

祖父沒能如祖母帶著肉身歸土。

他亡後不久，母親即將祖父遺體送往火葬場焚燒，然後將屍骸餘燼放入一個不及祖父平日所用、有著酚醛樹脂手把的不鏽鋼水壺大小的骨甕中，那水壺的容積大約不足六公升。

最後，祖父那曾經高大的肉身連同骨甕被放置入那狹小的墓穴。

我沒見到過程，只知道祖父被放入墳中了。

祖父的身影在我最後印象中是伸出一隻手在床鋪外像還想說些什麼話的屍骸，但他卻動也不動安靜無息。

我凝視著祖父太久，忘不掉他靜默後那雙未完全閉合的眼。

後來是某個人把我抱出祖厝了，體溫如同祖父般的溫暖，但當時那人不會是祖父，亦不是遲遲才回到鑛山卻又急欲離開的母親。

祭拜祖父那天也是雨霧之日。

如鑛山該有的冬景，祭祖時天空降著冰冷雨水。

冬雨被季風擺送飄飛，打在臉上刺痛難受。

母親讓我穿著塑膠雨衣，那聚氯乙烯剪裁的布料幾乎不透氣，但依然無法抵禦鑛山寒冽強風。

風挾雨水從雨衣領口慢慢滲入，把穿在裡面的棉質衣領都沾濕。

鞋也在進入雨中沒多久就被水濕，還未走到祖父墳前，雙足就已經冰冷麻木。

在前往祖墳途中，山色陰暗灰沉，坡高處被嵐霧籠罩著，我沒看見任何人車在外，整座鑛山彷彿只剩下母親與我，還有已逝冰冷的祖父遺體，在山間某處靜等待著我們。

母親駕車駛入被雨色所模糊狹小繞曲的山徑，停在一塊荒廢被高大禾草叢包圍的地。

下車前，母親原準備打傘，卻又放棄。

鑛山的季風太過強勁，那根本無從遮擋冬雨。

母親為我穿上雨衣當時，我以為身側那棟即將被雜草淹沒的陰暗建物即是祖父的歸宿。

但母親拉我繞過那間塗佈白漆卻幽暗陰鬱、造型奇特不像活人所居住的建物，走入平房一旁的竹林間小徑去。

小徑入口左側，一株高大的榕矗立著。

鑛山的風及雨點讓無人的竹林四周都發出擾音。

風有時靜下的極短暫空檔間，我能聽見溪澗流動的潺潺水聲。

竹枝太過茂密讓我無法看見天空，但雨水仍不斷降在身上。

綠竹林外雜草與灌木叢間，我隱約看見數座頂部有著十字構造的建物。

我的步伐必定太慢，讓母親急切拉著我，幾度就要讓我失足跌在山間泥濘中。

此刻我已經忘記母親與我踩著泥濘與腐爛細竹葉走入那漸漸無法辨識的路徑有多深。

一直到前方被過高的草叢遮擋再也無法進入，母親才側身看向左側的陡坡高處，坡面滿佈凹凸的起伏，糾結滿不知名的雜草，而生於坡上濃密的喬木遮

蓋了天際，只能看見顛簸難行、陰暗的山坡。

母親拉我往當時所見陡峭濕滑的坡去，有時她必須用手撥開過高的雜草，讓嬌小的我走過。

漸漸深入那座幽暗的山坡時，透過麻密草株的細小空隙間我才看見，那讓坡面凹凸不平的其實不是崎嶇的山勢，而是一丘丘規模不一、雜亂排列的墳。

某些墳碑方整，有些飾著柔曲的線條，一些碑則與竹林右側看見的那些小建物一樣，立著一座十字。

而更多墳丘的碑石已傾倒碎裂或消失無蹤。

祖父的終所恰好位在山坡腰部，面北迎著風。

途中我似乎哭了，不知是為了即將永別祖父或冷冽到難以承受。

或許是因為母親著魔般的沉默。

祭墳那天，母親一句話也沒對我說。

到達祖墳之前，母親全身也早已濕透，我隱約能感覺到母親的顫抖從牽著我的那隻冰冷的手傳來。

滿坡墳塚間，我分不清祖父的墳與其它亡者的終宿有什麼不同，除了那塊尚未被荒草掩蓋的碑。

墳與鑛山一樣，看起來都只有冬雨所染上的暗濕陰沉。

祖父的姓名被銘刻在石製碑上，閃爍黃金色澤。

猶如祖父亡前耗費大半生不停在石堆間挖掘的金屬。

尚不懂事的我伸手摸了金色碑刻，因此遭受母親沉默的責備，母親重重打了我的手，她指上的飾金碰撞我的手骨，在冰冷空氣中感覺更加刺痛。

那環形金屬發出與祖父的碑刻相似的光澤但更加暖黃帶著些許神秘。

我抬頭看了母親，她用冷冽眼神直視我，像帶著怒意。

墓碑摸起來堅硬粗糙，金色的凹處卻有光滑觸感。

母親在雨風間花了很長時間試著將線香點燃。

一次又一次用身體與手遮擋鑛山的風，我望著母親手中那燃了又熄的火苗，看得出神。

火焰終於在線香端部燃得夠久時，母親的髮開始滴著雨水，水也順著眼尾、臉頰滑落。

當時我直覺那不是眼淚。

母親讓我跪在祖墳前。

我不知該對祖父說些什麼。

雙手只是握著那柱香，不知究竟過了多久。

母親站在一旁，亦默默承受著風雨。

把線香插入供爐後，母親又拉著我，步下那坡墳。

我不知道那柱燃香後來是否因冬雨而熄滅了。

一位婦人從供有燃香的那塊廢棄空地後方坡下走上山尖路面，我先注意到的，是她那頂帽簷寬深的竹編遮陽帽。

婦人往北向我走來，在我們能夠確認彼此眼神時，她的步伐變得緩慢、直直凝視我，她雙唇微啟，面容變得有幾分呆滯，隨即讓眼睛上下飄移，看遍我的全身。

婦人的年紀與母親相若，在我們更靠近時，我能看見她有著深陷縱紋的雙唇塗了紅色唇膏，臉上亦撲了粉。

或許她是在山間看不慣我一身過於鮮豔色調的穿著。

在面露略顯尷尬的微笑並輕向我點頭後，快步與我擦身，向著山尖路北側走去。

空氣間飄著一縷她臉上粉末留下的淡淡氣味，聞起來像是百合。

回到鑛山的第一個晨景與一九九〇年幼離開時帶走的回憶不一樣，順山尖路延伸的鑛山景色此刻柔美動人，又同時浮動著耀眼光輝，不免讓人短暫錯覺關於未來的美好，將如同亮麗朝陽與湛藍透澈的天空，寬闊無垠又近在眼前般易得。

朝陽把金色陽光灑在路面。

遠方山坡尚未綻放花朵的五節芒也被陽光照得油亮動人。

鑛山晴日與俊傑所在鄰接海島西岸的盆地有所不同，盆地的天空似乎永不開澈，理當湛藍的天空總易被塵象籠罩，即使天空看不到任何一片雲，依然如蒙上一層白霧般讓人無法看透。

如俊傑與我的這段情感一般，儘管我們各自都懷抱著有如晴日的熱情希望，卻始終擺脫不掉那片蒙塵的天。

不僅止於天空，島的西岸視線所及的海，亦未曾透露及於鑛山所見的靛藍，儘管兩地相距不過三十多公里。

二〇一〇年春末到夏季之間，應俊傑所邀數度往返盆地偏東的信義區與西緣新莊市，天空晴朗時偶爾我們會往北，在假日時分並肩站於擁擠的淡水河岸與周圍亦成雙成對的男女一樣看望夕日西降，我們並不艷羨比夕日看起來更加耀眼的他對，只因當時我與俊傑當時都深深相信，我們是其中最堅定純直的那一對。

母親厭惡我總是主動前往俊傑位在盆地邊緣的家，而非俊傑接送我，母親對於這件事情的說法是投懷送抱。

我對母親根固於傳統的偏見難以接受，因此向母親堅持表明這只是體諒俊傑長而不固定的工作時間所做的權宜，但仍然難以取得母親諒解。

那段期間不可避免的母親與我經常用略微不悅的口氣相向。

當時我與俊傑都知道，問題不在那十多公里遠的距離，而是源於各自所牽繫的家庭，以及我較俊傑早約六年出生不可改變的事實，而母親與王媽對此都

表示難以接受。

在鑛山的這個平靜早晨，若能穿越獅子岩山的阻絕向東望見太平洋，必定會是深邃且幽遠神秘的藍，看不見任何雜擾。

在我望向遠方出神的當時，莊園男主人從後輕拍了我的肩。

一部中型卡車由山尖路南方緩駛過來，即將接近我所站立的路中央，男主人要我站向路邊，從他的微笑我看出那確切的善意與熱忱。

莊園男主人笑問我是否已著迷於鑛山山色，接著就道出他的心聲，移居到此已經進入第七個年頭，他依然沉溺於此處山景，初次所見的感動未曾稍減。

卡車在距離茉莉莊園稍北約五十米、前晚因夜雨未能看見的一處工地前停下，熄火後車斗卸貨門被打開，與車體金屬鈹件撞擊發出震耳聲響。

車斗內滿載木料，遠看起來已曾加工琢磨。

藍色車旁，我看見早前那位婦人的身影。

她像正與兩名工人交談，帶著手勢往建物方向揮動指點，或許她正是那幢建物的主人。

莊園男主人說那批木料必定所費不貲，道起那工地最近的變動。

自茉莉莊園裝修落成以來，工地上那幢破屋即閒置無人居住使用。

一直到二〇一〇年夏季，即先我回到鑛山約六個月前，老舊的破屋開始被拆修改建。

那幢二層樓房宅已殘舊不堪，改建工程曠日費時，花了近五個月才將主要結構整補完成。

二層樓的房舍使用了鋼骨作為補強的主要結構，房屋原先的磚造支撐結構徒具外型，用以規避鑛區不得新建建物的法規。

建物的主要結構與外貌都已成形，用懸臂樑支撐的二樓樓板凸出一樓柱列之外，讓房間靠谷側的轉角處也能裝設落地窗，一覽無盡綿延的山與海景。

那讓建物的一樓與二樓樓板連接起來像是我幼時跟著祖父腳步在山巒某個長滿穗花山奈與榕樹的狹窄山徑所能通往的一座涼亭。

當年，我不知道為何祖父在涼亭前露出少見的悲傷神情。

我記得祖父在那座亭下告訴我的話，他說，他曾在久遠的過去於眼前的亭下告別一位他此生最珍視、亦是唯一的摯友。

基地周圍堆放的物料用藍色帆布覆蓋。

莊園男主人在晨光中陪我往北步行靠近那幢建物。

帆布靠路緣的一角未固定妥善，似被山風吹掀，露出底下堆放整齊的預鑄混凝土塊。

兩名工人短暫看過我們，隨後又埋頭搬運、整理工料。

而婦人則低著頭，拉了拉帽簷，匆匆又往來的方向走回去。

木材被卸下來，擺放在工地空曠處，一旁地面放有摺疊妥的另一件藍色帆

布，或是預備用來遮蓋木材。

莊園男主人對我說，再不久，鑛山的冬雨季就要開始，屆時房屋工程將難以繼續，鑛區的強風及刺骨冰雨會讓施工變得極度困難且充滿危險。

我又想起祖父那匆匆在鑛山冬季建造的墳。

老舊房舍的改建理當會趕於二〇一一年春季雨勢開始減緩起遊客往來最熱絡的季節前完成。

基於實際或想像中的利益，不斷有人投入資本經營民宿業，但從這個聚落的商店未曾明顯增加看來，不管是觀光引進的、或原本所有的人口尚不足以支撐經濟在此地發展。

一如鑛業帶來繁榮前的境況，這座鑛山依舊是貧瘠之地。

莊園男主人似乎在暗示著，那工地完工之時，建物將用作經營旅遊觀光業。

當時我與他同樣猜想那幢亮麗的建物將用作民宿或餐廳，如同這座鑛山大部分新整修的建物。

工人們沒再理會我們更加接近的腳步，大約認定我僅是好奇而早起的觀光客。

往北步行一小段，沿途就只剩下漫生的五節芒與出露植被外的黝黑石塊。

晨間空氣透明清爽，可以清楚看見東側谷的對面金水公路沿山坡蜿蜒的模樣，某些路段下支撐路面的柱從這處看起來過於細長，錯覺無法承受鑛山冬季或夏天風暴帶來的強風。

莊園男主人說像我這樣年紀的女孩子甚少早起。

他是對的，平常在清晨這種時間，我都仍沉浸在睡夢中，母親的間斷呻吟讓我幾乎徹夜無法入眠，眼見著窗簾外的山色從深黑又漸轉明亮。

我只是對莊園男主人笑笑，說我平常也不這樣早起。

他體型略為偏瘦，風趣健談與經常躍動的眼眉讓臉看起來有幾分青春氣息，但是蓄鬚以及稍微多肉的腰部線條卻暗示著他已邁入熟壯的年齡。

整體看起來，比女主人感覺熟陳些。

他走近我，讓兩人的肩膀幾乎碰觸在一起。

回到莊園棧橋前，男主人問我是否要將車子移置到停車場。

鑛山不容易找到停車場，這裡多坡又車徑狹窄。

我回答願意。

打開車門後他自動上了副駕駛座，或許是身處這座廢鑛之山的緣故，我不覺得他這行為唐突，反而親切。

車上露水一滴滴還晶瑩凝結著。

發動機的震動讓水滴被抖落。

莊園男主人要我往南行。

彎曲的山道兩側都蓋著民房，使路更顯狹窄。

我把兩側車窗都打開，讓未被晴日照暖的涼爽空氣吹進來。

他望著山景，把手肘置放到車窗外。

男主人說喜歡這座山清爽乾淨的空氣。

聲音太小，不知道是否說給我聽。

若是在一九八六年以前，居住在鑛山的人不會這樣說。

這裡的空氣曾經能讓草木的葉在半小時之內枯萎。

往南行了一段路，莊園男主人要我往左彎入一條更狹窄的小徑。

男主人說在他眼中，以我這種年紀的女性而言，駕車的技術算是高於水準。

坡變得陡峭，往下繞過兩個急彎，然後看到一座籃球場。

他要我把車停放在球場上。

靠著籃球場西緣擋土牆，也停放了四部車，男主人先前所說的停車場就是指這座球場。

才將車門上鎖，就聽到一響劈斷木材的聲音。

若非祖母執意保留祖厝那口磚灶，此刻我應無法立刻認出那響結實的聲音是出自劈砍木料。

祖父因那口灶偶爾劈砍或切鋸木材，供祖母燒薪炊煮。

鑛山每年總是約有兩百個日子被陰雨所籠罩，比起燃燒丙烷，劈材炊煮十分費時且不便，但祖母堅持磚灶才能炊出食物真正的好味道。

祖父年事雖高，使用柴刀劈砍柴薪的動作依然俐落。

幼時我未曾察覺祖父的老態，也不曾想像祖父年壯時的模樣，僅僅習慣了祖父和藹細心的對待。

無須花費功夫找尋，我已大約知道砍材聲音大約來自何處。

球場東北角落，一堆被劈砍或切鋸後的木材成列整齊堆放在一幢木造小屋前。

小屋就隱身在籃球場鐵絲網護欄後不遠，四周被低矮灌木、蔓性植物以及約略同木屋等高為在木屋門口一側的紫薇交錯掩蓋著，僅留下部分門廊露出。

木屋牆緣樹叢因其主人劈砍木材的動作而晃動，但灌木濃密葉片遮擋視線讓我始終看不清他真實樣貌。

木屋被漆成白色，不需走近就可看見油漆剝落的大片痕跡，被露出來的木材已呈現腐朽狀態而發黑。

在多雨的鑛山，木材即使經細心照料也不易長久保存，空氣中充足的水分很快就會使木料蒙上歲月痕跡。

白色木屋不像有人定期悉心照料，已放任大氣摧殘經過多年。

灌木叢後隱約露出赤赭色磚造結構，或許是為了修補木屋破損牆面而建。

屋頂鋪著波浪鍍鋅鐵板，脊樑一側突出一口煙囪，此刻正緩慢浮出少量白煙，猶如祖父生前偶爾會點燃卻不急於吞吐的香煙，輕緩上飄散逸，然後消逝

於空氣中。

對於方從持續十八年的繁華都市生活中抽身回鄉的我而言，燃薪取火顯得不切時宜。

鑛山此刻吹起夾綴著少許溽夏餘溫的怡和輕風。

莊園男主人察覺我好奇的眼神，他說那幢木屋獨居著一個男人。

鐵絲網圍籬邊的柴薪正是他一根根堆起，每當柴薪消耗過半之際，男人就斷續的劈砍木料補充，耐性十足的把舊的柴薪移近木屋門口，再整齊補上新砍的柴。

從粗細不一的木材斷面能看出，那木屋的主人與過往祖父一樣，使用木鋸切鋸較粗的木材，較細的則用柴刀劈砍。

莊園男主人告訴我，自二〇〇三年茉莉莊園開始經營以來，木屋主人就以那孤寡模樣靜靜住在眼前這幢破舊的老房中。

初來鑛山定居時，莊園一家人就發覺木屋主人鮮少與人往來，總是獨身孤影，日日重複毫不起眼的裝扮，像是刻意不讓人輕易感受他的存在。

莊園一家人知曉木屋主人的存在，只因為眼前這幢破舊房舍距莊園太近，除此之外，他既不打擾別人，也沒有任何人來到鑛山拜訪過他。

男主人當時唯一注意到不尋常的事，便是他經常提著沉重的行李，往木屋裡放，並且如聚落的居民所說的，經常隨身帶著像是鐵鏟的工具。

那是一口十分老舊的黑色皮革製大型手提袋，無須實際碰觸提起，遠遠望去，從木屋主人提著它走路的步伐與姿勢，就知道袋內必定裝滿了重物。

重物被提進屋舍後就再也沒出來過，然後又再從屋外提入更多。

每當莊園男主人看到那男人拿著黑色皮革袋從屋內走出時，袋內重物都已被卸空，袋身呈現無物支撐的下垂扁塌狀態。

木屋的主人從不主動與人交談，只偶爾不得已用簡短卻又虛幻空泛的話語回應別人的問候。

在男人初來鑛山之際，那幢房舍已被棄置數年無人居住任憑歲月摧殘。

在鑛區買下這樣的房舍並不困難，任何人可以預期，鑛區上的房舍價格不會過高，因為少有人會投資過多金錢或時間在無法於市場交易的土地上，那幢破舊無人照料的地上建物，在完成交易時必定僅支付了相對於都市而言極為低廉的價格。

土地無法自由交易必定強烈限制了投資者的意願，使得地上建物的交易流動隨之變得困難，這項事實曾經使莊園一家人對於遷居的計畫感到卻步，但或許正因基於此一理由，隔頂東側遠遠不像瑞芳鑛山那樣已幾乎重新找回了過往繁榮，而能在山的這側保有寧靜，舉家遷離盆地無疑是正確選擇，這必然是出於神的保守，男主人如此說。

在木屋主人停下劈砍柴薪的動作、修長又飄忽的身影晃過樹叢後時，莊園

男主人形容他的穿著就如鑛業般，已盡失光采僅餘模糊幽灰。

男主人臉上出現一縷複雜難解的神情，我從其中看出些許優越。

此刻莊園男主人原本平淡的敘述有了轉折，他眼神露出光芒，告訴我，在莊園一家於鑛山定居不久漸與當地世居或先一步移入鑛山的人熟稔後，從幾個鄰人傳聞間聽到了揭露關於木屋主人部分真正面目的事實。

莊園男主人用神秘口吻說，木屋主人在鑛山的行跡，就如每於春季籠罩山群的濃霧一般為人所不解。

沒有人確切知道木屋主人是什麼時候、因為何種理由來到金瓜石鑛山，亦無人知曉他的名字、或他從哪裡來，但大多數當地居民都說，他必定是外來者，非出身於鑛山。

根據多數當地居民所說，大約是在一九八〇至九〇年代期間，他高瘦而孤傲的身影開始出現在這座鑛山，當時正值瑞芳鑛山將逐步發展為盛名旅遊地之際，吸引大批為了市場而移入的新住民，以基隆山鞍部為隔的金瓜石鑛山一帶，也漸跟著有人移入，少部分就此定居鑛山。

那約洽是我離開鑛山赴臺北盆地的時期。

因此許多目睹木屋主人多次出入遊蕩荒野間、隨後並遷住一間老朽破舊木屋的人猜測，他是乘著這波熱潮進駐這座鑛山的不得志藝術家之一，只因他看起來頹廢、孤寂，一張峻美面容卻又不像無家可歸的遊民。

然而從沒有人看過他提起畫筆或拿起鑿刀，從事任何可能關於藝術創作的行為，沒有電話、不收信件，過著簡單樸素到不可置信的生活。

唯一能證明他亦無法逃離文明而活著的，是一部車齡可能與他本人相去不遠的老舊貨車，車窗玻璃磨損而發霧、排氣管中尾段都用幾條發黑鐵線懸掛於車身，每在車子發動運轉時即發出電鍍錫薄鋼板容器拖行於崎嶇地面的酸寒聲音，隨後洩出一陣柴油發動機所特有烏黑而刺鼻的廢氣。

木屋主人在荒山角落用不起眼的方式獨自過著安靜生活，本不該引起任何人的關注，然而一則流傳於莊園附近幾戶人家間的話題，卻讓他偶爾成為鄰居碰面時閒話的焦點。

這些住戶中有幾個人堅稱，曾經在晨起天尚未放明之時看過木屋主人，隻身遊蕩在鑛山墓區間，有時候他會停下來，久久凝視著某些較老舊、甚至已經朽壞的墳，然後蹲伏下高大修長的身體，隱身在山坡墓群間。

儘管事情的發生都在天際未明且燈火闌珊之時，流言仍開始在這人口稀落的山間傳開，不久後開始出現木屋主人意圖盜墳、或者已經從中挖取許多陪葬用貴金屬的說法。

有趣的是，緊接著，也有不在天亮前起床的人聲稱看過木屋主人鬼魅般的身態出沒於墳區之間。

在比較多人知道關於這樣一個可疑行跡的男人存在時，新的說法又開始流

傳於此地出生或已久居的居民，在很早以前鑛脈方枯竭之際見過他，木屋主人曾經隨著大批人在鑛末之際移出這座山，前往臺北盆地或其他地方尋求機會，最後或許又遭逢挫敗、再度回到鑛山，意圖在絕望中一搏機運、把未來下注於被棄之山。

但是盜墳的傳說幾乎是毫無根據的，莊園男主人這樣告訴我。

過去對黃金懷抱著熱烈夢想的絕大多數人都無法如願，在金鑛山想尋求發達不比島內任何其他地方容易，即使少部份人在其掘金生涯中有一瞬能從土石中找到足以供應短暫揮霍的甜美果實，亦離富甲一方遙遠不可及，其身後遺留下來的親人或後代不可能有能力將大量價值不菲的金屬埋入墳中與鑛山一同荒廢。

事實上，自二〇〇三年莊園一家人遷居鑛山以來，山間不曾發生墳塚被盜的任何真實事件，在他已知的過去似乎也沒有。

但莊園男主人再說，於山間挖尋金鑛依舊是可能的，木屋主人那口碩大而老舊的皮袋，或許就是用來裝藏、運送含有極少量黃金的鑛泥或鑛石。

儘管如此，富鑛被採盡的鑛山再也無法吸引大批貪婪的人群來尋金，因為以一人之力即使窮其一生所能尋找蒐集到的黃金，也很可能只是聊勝於無。

凡是對於這座山過去的輝煌以及之所以沒落的過程有概略認識的人都會知道，一個人僅憑雙手想要在廢鑛之山找到能免除一生勞動的黃金不比大海撈針容易，莊園男主人最後對這一傳聞這樣堅定結論。

我不懂為何莊園男主人這樣主動的談及那男人，口中語氣帶著些微不友善與輕視，或許是因為他很在乎這個無法被看透的陌生人闖入這安靜山區。

我沒有回應男主人的話題，只是逕自猜想著那男人有多少歲數了。

莊園男主人要我跟他走，步離那座無人運動的籃球場之時，我回頭望了木屋一眼。

劈砍柴薪的聲音已經停止，鑛山的早晨又變得靜默無聲。

然而就在我們靠近木屋大門之際，一個高峻的身形從被沾染夜露未乾的門下走出來。

他站在門廊直看著我。

眼神彷彿望透我的身體，直通碧藍的大海。

那雙眼神必定是回到鑛山的第一日在外九份溪洋所見到的那人，我永遠也忘不掉那雙在山嵐中漂流的絕望眼神。

他向我步來，仍望著我，沒有動搖他的視線。

不知是什麼吸引他這樣毫不掩飾的直注視我此刻臉上的徬徨。

我想逃避，卻一時無法移開腳步，只任憑他走近我。

這一次我沒有移開視線，清楚看見了他的面容。

山間靜到能聽到他飄忽的腳步聲與我自己怦然的心跳。

他身上發散出一股本質的芬芳，或許源自被劈砍的柴薪。

無視與我並肩的莊園男主人，在跟我錯身而過後繼續往北行，不知要往那片美麗卻淒荒的山中做什麼。

木屋主人在陽光下的背影已不若在陰雨間冷峻，日照為他的形象增添了幾許溫暖，看起來不再讓我懷疑他是否為人類。

他默默前行穿過幾片被陽光照亮的柏油路面，微俯的面容一瞬間閃耀出金黃，隨即彎進曲折的山間小徑，被林木與山勢遮去身影。

前方山坡路緣綻放幾株大花咸豐草。

鑛山表面幾乎無處不在的禾草在陽光下顯得光澤而亮麗。

莊園男主人對我說茉莉莊園的女人大約即將備妥早餐了，我們該早些回到大廳，在柔煦陽光隨伴在側的鑛山早晨享用一日當中對健康最重要的鮮美朝食，於是輕觸我的腰間，要我往莊園走去。

引我離開球場後，男主人壓按肩膀要我稍候，先我逆著爬上一座溜滑梯，我跟在他身後。

我想那是他溫柔的一面，當時我穿著裙子，儘管裙長已經過膝了。

上了滑梯他又趨前與我並肩，山徑狹小，走路時他的上臂微微碰觸到我的手臂。

沿花崗岩所鋪設的坡徑往上爬，不久就回到山尖路，隔了幾戶人家的距離就是莊園入口，但那些地是荒廢空著的，只陳放了雜亂舊物，包括那座像墳的石堆。

若把眼光放寬鬆，這算是他在鑛山帶給我的第一個小小驚喜。

其實我曾經明瞭鑛山的這份特性，這是一座坡與階梯組合的舊城，只是我真的離開這裡太久。

在男主人與我並肩走近莊園時，迎面走來一對年輕男女，相互依偎在微涼的早晨，在陽光中走向我們。

女性打扮得似過於單薄但亮麗迷人。

只短暫看了我一眼，又把頭別向山間，目光注視著潤澤山色。

一頭染成深褐色的短髮稍長過柔曲秀氣的額，隨著頭部擺動，看起來柔滑亮麗，彷彿受了山露潤澤。

年輕女孩貼身白色上衣印著具時尚氣息的圖繪，附著身體透露柔和波狀起伏。

深綠色帆布鞋恰襯托她白得透析的雙腿肌膚。

錯身而過時我聞到一股溫暖芬芳，隨著她的體溫散發在晨間涼爽空氣中，輕盈飄忽的感覺間，透露一股像似木料與花朵混和的香氣。

我看著她的背影，深色丹寧裙短得恰好，讓一雙潔白長腿在前後交錯間透露一股誘人氣質。

裙上兩片巧妙的刷白貼在臀部，讓她走路的模樣更加搖曳多姿，標示著青春的氣息。

她側身靠往男性伴侶，甜蜜用雙手挽著他的臂繼續往南走，亮麗朝陽已經升高足夠越過山稜，把金色陽光灑在她身上。

必定比我還年輕，她的樣子自信又無所憂慮。

她婀娜的身姿停在山徑較寬處的一部車旁，從緊貼髖部的丹寧裙口袋內掏出鑰匙交給男伴，成雙開門進了車，隨即駕車隱沒在金光遍灑的晨間山色中。

莊園男主人告訴我，鑛山中像這樣的年輕男女在近年逐漸變得多見了，但他們都不會在這座古老的鑛城停留太久。

鄰近莊園正在整修的建物再過至多兩季，也會開始吸引像剛才所見的年輕人來訪，渡過甜蜜夢幻的一或兩個夜晚後再度離開。

莊園主人說時的表情，顯然不樂見那日漸成形的建物完工。

他說，與他們一家人乍到鑛山那年相比，雖然腳步不若隔頂那頭快，但三尖鞍這一帶也緩步變得繁雜了，一家人都期望鑛區保留廢鑛以來的樣貌，不願世間紛擾與市場經濟過份侵擾寧靜鑛山。

莊園男主人說時不知是否意識到，同樣經營民宿的他們，實際上已經參與了這個市場。

男主人告訴我，他不在乎民宿客人的多寡，莊園內甚至還有空著的一整層空間，只希望外人來此一遊能夠盡情享受鑛山風光、旅宿莊園內能感覺賓至如歸，或許因為他們另有能夠支持生活的收入，才能有這樣浪漫理想的堅持。

實際上多數在這裡經營民宿或餐飲業、想要鑛山保留原樣的，都是後來才移居鑛山的人。

回到莊園四樓大門前的棧橋望向濂洞灣方向時，我注意到莊園露臺西側山壁上一處被角材釘封的洞穴。

男主人讓身體趨近我，主動向我說明那個洞穴或是早前留下的防空洞，因為三安社區沒有金脈，那不會是個礦坑。

他亦沒有親自進入探看過，或許不深，但為了安全仍將洞穴封口。

此刻女主人已經在廚房準備早餐，透過紗窗能看見她優雅身影。

這一天是週六。

我在脫鞋時，男主人幫我擺放了室內鞋在腳邊，不知他是否對每位客人都如此殷勤服務。

女主人也跟男主人一樣，笑著問我是否都如此早起。

陽光斜照進大廳，讓莊園一片金黃明亮。

餐桌表面印上了窗櫺格影，桌面已經擺放了餐具，瓷器與刀叉閃著光芒。

女主人溫柔對我說馬上就能用早餐了。

莊園男主人走往二樓，說著要叫醒女兒。

同一刻女主人倒了一碗黃豆，和著少量的水放入果汁機，打成豆漿。

絞碎黃豆的機器靜止後，我聽見母親打開房門的聲音。

女主人提醒我，應是母親起床了。

我下到莊園三樓客房接母親上客廳。

牽著蹣跚步履的母親的手，讓她坐到餐桌前。

女主人試著跟母親閒聊起來。

母親要習慣客房通往大廳的樓梯尚需要一些時日，在臺北盆地的家，母親除了三餐需人備妥，生活起居幾乎都可以自行照料。

女主人拿捏的得恰好，話題間全然沒有提及母親的殘缺。

莊園的女兒在不久後跟隨男主人步上狹窄階梯到大廳，男主人手握女兒的雙肩，面露慈愛微笑。

看到母親與我，莊園女兒滿臉笑容打了招呼，儘管臉上還掛著睡意。

感覺她乖巧聰慧，頭髮被剪得短俏，模糊了她身為女性的嬌柔，在甜美青春面貌上糅雜幾分童稚氣息。

這是第一次與莊園一家人共同用餐，我沒預期到這樣，一切進行得如此自然。

莊園的女兒坐在我身邊，正巧擋住東面來的日照。

她很自然叫了我姐姐，毫不彀扭。

莊園女兒兩眼凝看我隨即又看坐在一旁的母親，就這樣反覆數次，然後對我說，母親與我的面貌太過神似，幾乎一眼即能看出是一對母女。

女主人急忙責怪女兒言語過度直接的失禮，但莊園女兒未聽女主人的勸，再問莊園男主人意見。

男主人亦贊成女兒所說，認為母親與我的臉部特徵十分相似。

莊園女主人似乎苦惱於父女兩人的直接卻又束手無策，對著他們皺眉搖頭，要我別怪罪莊園女兒與其父親未帶惡意的話。

我微笑告訴女主人無妨。

事實上母親與我的相像不僅止於面部特徵，身材亦神似，連電話中話筒的另一方無論是誰幾乎都難以分辨母親或我的聲音。

然而那是在母親喪失視力之前。

一九九三年，母親對於利用舉債購得臺北盆地價格昂貴的高樓層集合住宅公寓轉售脫手以換取高額利潤尚未感到絕望時，深怕新屋因為經歷居住使用而價跌，因此自我被母親從鑛山接回到臺北盆地以來，一家人就住在一幢屋齡超過三十年以上的老舊集合住宅二樓。

那片五層樓集合住宅所形成的社區環境陰暗、髒亂且擁擠，各種雜物、隨意停放的汽車與機車或腳踏車佔據了原本即狹小的道路兩側，使得小型汽車亦難以單向通行，每在對向亦駛來另一部而無法會車時，就讓道路頓時陷入堵塞

的尷尬局面，接著便是此起彼落的喇叭聲響。

而汽車無法通行的巷弄內狀況亦如街道門面般，隨意丟放的廢棄物、靠牆放置的廚餘桶、垃圾桶在氣溫高的季節總發出隱隱悶臭，桶裝液化石油氣也被擺放巷弄混凝土路面，因擔心遭竊，用鐵鍊穿過鋼桶握把處上鎖，幾乎住在一樓的每戶都這樣做。

甚至燃燒紙錢用的爐具就鄰著液化石油氣鋼瓶放置。

或者把單車也用鐵鏈條鎖在門柵與鐵窗上，但這樣仍難以防止遭竊，單車失竊的消息不時在街頭巷尾傳聞。

老舊的住宅不只外部環境髒亂，連室內亦無法倖免，最嚴重的問題都與水有關，牆壁粉刷因為久年濕氣而剝離牆面，沿著靠外的牆，天花板與牆面各處分布著面積不一被水滲透的污漬。

但最令人難以忍受的，是那用盡任何方法都無法阻止、不時從設計不良的排水管路所傳出並瀰漫房屋各角落讓人難以忍受的惡臭。

緊鄰著社區西側有座朝市，每日清晨到中午前都擠滿鄰近來採買的人，大部分是婦人或老人。

那座市場的存在無疑讓社區本已堪慮的環境衛生更雪上加霜，販賣各種魚、肉、禽類、蔬果或乾貨的商販在空間不足的情況下把攤位舖擺放至道路上，對著穿梭於市場的人群吆喝。

削落的果皮、剝除的菜葉被任意棄置地面，直到把路面全部遮蔽而難以行走時，才用掃帚把已經開始腐爛且發出氣味的廢棄物推向路側廢棄物桶內集中，然後繼續進行相同的動作。

販賣家禽、肉類與魚鮮的舖位更時常讓地面被濺滿血腥，因為油脂與血水，近處的道路變得黏滑，販伙因此總是穿著膠靴，防止各種液體浸濕鞋或雙腳。

那片社區是如此狹窄擁擠，以致於生活其間的人們因此得以經常碰面，至少鄰近幾戶的人家，無論願意與否，總是有機會在進出家門時遇到熟面的住戶，或者點頭致意、或者聊上幾句話。

當時母親不像目盲後那樣孤立自己，每在遇見熟識的人，總要微笑打聲招呼，她雖因背負債務而使生活緊促，但仍努力在別人面前維持貌美整潔的狀態。

每當有機會與母親一同外出而巧遇鄰居熟人時，對方就會讚嘆母親的美貌並且反覆提及我長得與母親極度相像的事實。

一九九三年我回居臺北盆地的第一個熱澳夏季，暑假間的某個上午代母親獨自上市場購買祭供用的水果時，一位我沒見過的攤販主人在幫我挑選水果時問我是否為春菊的女兒。

當時我驚訝之餘並無多想，只是點頭對那婦人說是。

婦人像得到滿意答案，對著鄰舖的人笑道，無怪乎我與春菊長得如此相像。隨後又問為何以前都沒見過我。

在我猶豫不知道如何回答時，婦人已經把零錢找回、將水果交到我手中，又忙著招呼上門的客戶去。

而居住那片老舊社區的那些年，我從未見過那位婦人的真實面貌，因為她始終包裹著防曬用的面巾、頭戴斗笠，僅僅露出一雙周圍滿佈皺紋、熟稔於市場交易的閃亮雙眼。

我能認得那雙眼，以及她宏亮幾乎不曾停頓的叫賣聲。

在進入青春期之後，漸漸我面部以外的身體特徵也開始與母親逐日相似了，雖然不若母親熟滿的美麗豐腴，但是軀幹與四肢的比例卻巧妙相符，甚至有人說，我們走起路來搖擺魅人的模樣如出一轍。

這件事實一直持續到母親失明後才改變，母親因為缺乏足夠活動，身體開始堆積多餘脂肪，皮膚彈性迅速喪失，僅剩下面容在我適度的為她上妝後，疲累老態外依稀能顯示昔日光采，但仍無能對抗這一連串不可逆轉的變化。

莊園女兒不顧女主人的阻止又再說，母親年輕時候必定如同我這般美麗婀娜。

她這番話並未讓母親感覺不悅。

儘管不盡真誠，但是母親仍發出二〇一〇年回到鑛山來的第一個微笑。

隨後談話間，莊園女兒大方的稚嫩笑容在陽光照耀下不時綻放，看起來如此奪目燦爛。

餐後，女主人問我們打算停留多久。

我沒有明確的回答，只說可能會住上一段時日。

我看見莊園女主人臉上流露的疑慮，為何帶著一個蒼老倦病、行動不便不適合旅行的老婦來到這座鑛山，並打算停留一段不短時日。

母親甚至看不到莊園一家人所醉心的山景色。

女主人緊接著笑說這座山不僅風光迷人，停鑛後空氣潔淨，並且基隆山擁有海島內少見的純淨甜美水源之一。

或許是發現了我看出她流露的疑慮。

莊園女兒幫著男主人把用過的餐具收拾往流理臺。

然後就略顯急切的回房，回房前還笑著向我們打了招呼。

女主人說女兒已經長大了，出門前要準備的時間逐漸變長，過不了多久大約就會學著上妝。

當時我想，對一位母親而言，這應該值得喜悅。

女主人說今天他們全家會回臺北盆地一趟拜訪娘家雙親，然後趕在傍晚回到莊園，好招待將到訪的旅客。

仔細的擦過桌面後，莊園女主人從大廳角落的小木桌上收拾起針線與一些顏色華麗的碎布料，邊笑著說，那是女兒親手縫製衣飾所造成。

女主人說，女兒沉迷於角色扮演的遊戲中已有一些時日，把多數課餘時間

都投注其中。

那是從日本漂洋越海而來的眾多流行文化之一，在這座海島內大多盛行於年輕學生間，把自己裝扮成不存在於現實世界的虛構人物。

戰後離開金瓜石鑛山的日人必定料想不到，在越過一甲子之後，大和文化的影響力猶在，且以更快速、更有效率的方式使島上的人迫不及待趨慕那逆著黑潮南下的文化。

女主人顯然不擔心女兒沉迷其中，甚至偶爾也在閒餘時刻幫忙女兒縫製衣服。

沉迷其中必定表示能找到價值，或許莊園的女兒在開朗聰慧、樸實的青春之外，也需要華麗瑰變的一面。

莊園女主人在幫忙女兒把費時縫製的線繡花紋衣飾收拾入袋內時，用一股悠適輕快的口吻說，傍晚會有兩批學生入住，直到週日正午學生們離去前，莊園可能會經歷一段較吵雜的時光。

莊園男主人應是聽到了我們的對話，他應和女主人的說法，時逢旺季或週末，這座莊園常有機會客滿，大部分都是學生及年輕到看起來還不適合單獨出遊的情侶。

莊園男主人說大部份學生看起來幾乎像我一樣年輕，滿溢著青春氣息，讓人看上去便感覺沾染些許幸福。

男主人問我是否有交往的男伴，他說，像我這樣年少美麗的女生，必定持續受許多男性關注追求。

我想起我初入大學校園，開學第一週發生的事。

離開高中的我，已經不再青澀，也早已脫離懵懂無知的狀態，儘管我未自覺，但當時我早已準備好應付即將來臨錯綜複雜的人際生活。

那是一個以迎新為名所舉辦的活動。

暑假結束後的九月中旬傍晚，校園內營火被點燃。

比起使用電線就能便利取得的電氣照明，大費周章堆砌並燃燒柴火所獲得的愉悅，顯然使得參與其中的所有人都甘於付出。

那個晴天，清澈的空氣讓西邊暮色透明染著柔美澄紅，橫越整片天空往上漸變成紫藍。

彷彿刻意安排，多濕多塵的海島西部一年當中難得見到那樣清爽的天空。

成堆木材間不斷跳躍出看來目眩神迷的火光，暗示那一刻正進行著人生少有的輝煌燦爛。

燃成乾燥炭屑碎的木材，被輕風與熱流吹起，順著風流動方向飄出成堆焰火外，像螢火一般，點點散亂，隨即消逝深幽暮色中。

年輕男男女女圍繞焰火，我亦身在那當中。

每個人的臉都映上一抹閃爍不定的火光，我感覺頰上一陣灼熱，不知是從

體內喜悅而來，或是體外四周跳動的熾熱溫度所感染。

由幾個被稱為學長、學姐的男女，帶著剛入學的年輕學生進行一些再簡單不過、我們平常不值盼顧的遊戲。

音樂響起來，男女隨節奏吟唱起歌詞，沒有人在乎那簡陋電子器材所仿造出的樂聲有多生硬。

刻意安排的男女穿插手牽著手，模仿著帶頭的學長學姐們踩起已經無能追究來源且稱不上優雅的凌亂舞步，配合音樂唱唸著姑且能稱作歌詞的字句。

溫度不只從火那端傳來，也從相互交觸的指間流通，僅一小段時間，隨著臉上的笑容漸漸綻開，原本因羞澀只輕輕碰觸的手拉得緊貼了，彼此可以感覺到手指、掌間些微的濕潤與體溫。

在依然悶熱的夏末夜晚，圍在熾烈燃燒的柴薪旁，每個年輕人都在舞步間汗濕身體，在無意或有意間讓彼此覆著薄汗的身體互相接觸。

身體間的距離近了，足以聞到彼此身上散發的氣息。

至此，年輕男女的臉上都染著微醺般的潮紅，隨著唇間流露的一抹微笑彼此交換眼神。

僅這樣一夜下來，男女間的感情便綻放了。

那夜過後，不僅拉著我雙手的那兩位年輕男性追求我，連夜中僅短暫交織眼神的男性也想盡辦法靠近。

當時我幾乎答應了其中拉著我右手的那名男性的殷切追求。

回頭看來，那舞步甚至無法全然配合音樂的節奏，配上那段音樂的詞，早已露骨的訴說我們當時的心願，只是沒人肯承認真正發自內心的渴望已被彼此看穿，我們只是需要一個無力抗拒的誘惑與陷阱，好讓自己安心沉醉其中。

但那夜握住我右手、彼此交換手心所沁出汗水的那個年輕男性究竟叫做什麼名字，我怎麼樣也想不起來，連火光中的俊俏面容也在記憶中模糊了。

莊園男主人拍了一下我的肩，笑著輕說像我這樣文靜又柔美動人的年輕女性木然發起呆來依然惹人憐愛。

回神我對他說，到了二〇一〇年底，我就要滿三十歲了。

此刻他訝異的面容與吐露的驚嘆是真切的。

男主人說，雖然與猜想的年紀相差有段距離，但三十歲對他而言，仍是個令人嚮往的美好年歲。

他拿著剩餘未滿半壺的黃豆漿，問母親與我是否仍需要。

告訴我們黃豆漿有益女性的青春美麗，在島內別處已經找不到這樣新鮮又健康的黃豆，莊園內也只剩下最後一批，要再購得必須等待國外農莊明年度的採收。

我婉謝了男主人的好意。

他步向流理臺，吹起口哨。

莊園的早晨此刻是如此祥和。

男主人像家人般，提說著我該如何進食、吃些什麼才健康。

我看見女主人臉上淡淡流露的微笑。

走向流理臺，我想看清楚莊園男主人人口中所說得來不易的黃豆是什麼模樣。

黃豆被裝在密封的玻璃罐中，一粒粒圓潤豆子浮著鵝黃色澤。

莊園男主人抬起頭朝向我，對我說裙子的顏色與黃豆有幾分近似，布料上印染的花紋猶如秋日陽光般亮麗柔美。

他問我怎麼稱呼，水流聲與盤碟輕碰的清脆聲響隨他宏亮有力的聲音一起傳來。

筱婷，我說他可以這樣叫我。

自此莊園一家人再也沒用林小姐稱呼我。